

上海书店 出版

天衡印谭

TIAN HENG YIN TAN



分类号

48.21

J292.4

著者号

H092

登录号

33305

天衡 谭印



上海书店出版

TIAN HENG YIN TAN

考古所图书馆



Z0033305



责任编辑 陈 琪
童辰翊
封面设计 陆全根

天 衡 印 谭

韩天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4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2001—4000

ISBN 7-80569-896-1/J·317

定价: 17.0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序

储大泓

天衡书画篆刻俱佳，而尤以印章艺术的卓越成就闻名于世。

天衡从少年时起，即认真钻研印章艺术，无论寒暑，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水滴石穿，其功力之深厚诚非偶然。故我曾以“治印逾万件，奏刀如有神”作为天衡治印的写照。天衡刻印既肯下苦功，又多巧思。他学而不厌，师古而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终于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赞其篆刻“根底深厚，刀法精熟，加上刻意创造，变化多姿，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诚非过誉。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天衡在勤于篆刻实践的同时，博览印论、印史、印谱，从事印学理论之研究。他多方搜集，从公私藏书中借阅各种印集及印学论著，仅过目之印谱就逾两千种。凡名家著述，罗致殆遍。且详加考评，勘误释疑，心勤笔健，积稿盈笥。近十年间，天衡除书画方面的著述外，

关于篆刻的著作就有《中国篆刻艺术》、《中国印学年表》、《历代印学论文选》、《印学三题》、《印章艺术概论》、《秦汉鸟虫篆印选》等多种。其著作之丰，用力之勤，可以想见。由于实践与理论并进，故其印章艺术犹如云鹏鼓翼，一日千里。

天衡不仅悉心整理研究前人的经验，而且善于总结自己实践的经验。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借鉴我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美学观点、美学理论，既对各种印章流派进行分析研究，又不断深化自己在实践中的心得体会，以探究和掌握印章艺术的规律，从而在印学领域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其印学理论成就，除考证精当，对前人之谬误多所匡正外，更主要的是颇多独到之见，言前人所未言。其印章论著较前人更有系统性，也更切合实际。前人谈印章艺术之美，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有不少著作往往描述过于抽象，令人难以捉摸，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物象之美，诚有语言文字难以尽其妙在，但倘使真正了然于心，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言传其精微之处。天衡谈印章之美，常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出新，而且言之有物，语中肯綮，使人闻之信服，读之心折。这实在是极难能可贵的。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天衡于印章之学，可谓乐之者矣。数十年乐此不疲，且日有精进，是以能承前启后，开创一代新风。天衡于已问世之印章著作之外，又汇其谈印之文为一集，这是他为我国印坛所做的又一新贡献。值《天衡印谭》行将付梓之际，谨书数语以为序。

目 录

序 储大泓

豆庐独白	1
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	
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	16
明代流派印章初考	37
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	62
九百年印谱史考略	80
秦汉鸟虫篆印章艺术刍议	99
封泥概说	109
我的治印虚实观	113
对篆刻艺术传统与出新的思考	116
印论五题——全国首届篆刻作品展内外谈	121
评印杂说——全国第二届篆刻展评选有感	129
简论方介堪篆刻艺术的历史地位	139
吴衡的铜刻艺术	143
杨留海的圆雕印钮	147
朱鸿生的印	149
熊伯齐篆刻作品笔谈	152
徐庆华的新追求	154
介绍吴熙载的一枚竹质印章	157
疏可走马 密难透风——试谈邓石如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的章法	162
王丹印作评点	167

对夏字两印的品评	169
评品五则	172
两方“杏花春雨江南”印	175
改印一例	177
修整边栏一例	180
“山阴道”印修饰记实	182
临印闲说	185
寒夜治印断想（运刀篇）	188
用刀手记	192
简化字入印浅探	194
对于姓名回文印释文的一点意见	198
足以推翻黄土陵“卒日”的两方印	200
也谈“两部中国见不到的印谱”	203
鲁迅《蜕龕印存》序（代）二三事	205
国画铃印	208
石章与石章时代	211
印章艺术之花——斋室印	213
《丁丑劫餘印存》序	217
光照一代的印学开拓者——	
《方去疾印谱》序	221
谦恭育晚生 宝刀铸清峻——	
《高式熊印谱》序	228
《寿山石全书》序	231
方介堪先生与《玺印文综》	234
《丁吉甫印存》序	238
谈《续齐鲁古印据》	241

《魏石经室古玺印影》概述	244
《田黄——寿山石研究》序	247
《徐立书法篆刻集》小序	252
浅论《林文举薄意雕艺术》	254
束缚与破束缚——《茅大容印谱》代序	260
《韩天衡印选》后记	265
顾从德《集古印谱》与《印薮》	268
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	272
苏宣《苏氏印略》及它谱	274
张灏的《承清馆印谱》	277
朱光夜的《朱未央印略》	280
张灏《学山堂印谱》及其餘	283
胡正言的《印史初集》	286
周亮工《赖古堂印谱》及其餘	290
林皋的《宝砚斋印谱》及其餘	293
黄树穀的《孝慈堂印谱》	296
巴慰祖《四香堂摹印》及它谱	300
汪启淑《飞鸿堂印谱》及其餘	304
黄易的《黄秋庵印谱》及它谱	307
吴熙载的《吴让之印存》及它谱	310
赵之谱《二金蝶堂印谱》及它谱	315
钱松的《未虚室印赏》及它谱	320
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及它谱	323
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印存》	327
周氏兄弟的《共墨斋藏古玺印谱》	330
《封泥考略》及续再续集	334

罗振玉的《赫连泉馆古印存》	338
陈汉第的《伏庐藏印》	341
吴昌硕的印谱	344
黄牧甫的印谱	351
汇辑西泠八家的几部印谱	354
铁笔春秋四十年 柯愈春	358
韩派篆刻艺术 施叔青	372
跋 孙慰祖	380

豆庐独白

艺途无捷径，不走弯路，免堕歧路，可谓捷径。艺途即使真有捷径在，换取的代价依旧是“诚实”两字。

漫不经心的佳作，是经心至极的必然；出人意想的妙构，正是深察人意的必然。学艺者当机警地捕捉偶然，而务必扎根于必然。

“像蜡烛般地照亮别人”是一句美谈。如果艺术家真是一支蜡烛，似乎不应该在照亮别人的过程中匆匆将自身泯灭。须知，只有自身不灭才能久远地照亮别人。自身不灭的良方唯有自爱、自修、自强、自塑。汲取新能源，永葆光不熄。

艺术是思维支配四肢的劳动。想法决定技法，而不是技法支配想法，更不是技法甩开想法。失去想法的技法则是灵魂逃

遁后的一具骨架。

艺术家需要中肯的乃至于尖刻的批评。“闻过则喜”不易，也不必。闻过不怒则可。要能闻过则思，思而改之，其艺必进。

诚实的艺者，只在一纸一石之中叱咤风云，而不必在之外的天地里呼风唤云，浪得虚名。艺者，献身于艺，立身于艺，真价实料方能风标千古。

有醉己之激情，始有醉人之力作；己不能醉，何以醉人？！

艺术讲比较，艺术家也爱比较。比较者，务必有比有较。“较”者，艺术性（非人事）之竞争也。不“较”则“比”乏意义。艺术家倘出于整个事业而勇于比较，较而复比，比而复较，持而久之，相信在这伟大的时代，一定会造就出一大批伟大的艺术家来。

“狂妄”一词，组合久矣，然“狂”非“妄”也。古谚称“狂者进取”，无可厚非；而妄者无知，目空八极，势必由自傲而自毁。

司艺如用兵。“兵不厌诈”，艺也若此。“诈”者，神出鬼没、变幻莫测之谓也。试想，“诈”非容易之事而能“不厌”，则司艺何愁重复故道，常弹老调？！故吾乐以“艺不厌诈”为座右。

勤奋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实力的储蓄，储蓄必有利息，但并非为了利息。利息不足贵，不足求，可贵的是一如既往地储蓄，为时代的艺术事业作全心身的储蓄。

艺当求拙。此尤为近今所追求。拙者，不巧，不小，上海方言称过拙者为“戇大”，“戇大”、“戇大”，“戇”则“大”也。此中消息，颇堪琢磨。

对古贤和师友，宜敬佩而不宜崇拜。因为敬佩包涵清醒，而崇拜意涉迷信。对于他们的才学，我赞成站着去学，坐着去学，而不能也不必跪着去学。

魂在艺存，魂丧艺亡。

杂无可，不可者芜。杂而善交，交而善融，经过艺术诸门类之间形式、技法、神理的渗透、冲撞及更新且有效的组合，正是平凡化神奇、俗套出新义的机关所在。

我之为我，缘有非我，我即是我，不为他有，人贵否我，始得新我，不断新之，方是真我。否我、新我、真我，其艺其光迹久。

有想法有技法者上；有想法乏技法者中；无想法有技法者下；无想法无技法者，其艺则妄。

攻艺必有收获，然不可自满于一年一季的收获。当知，收

获正是播种的前奏，继续播种才可获得更大的收获。

诚心攻艺必有成，然其成有先后迟早之别。喻之以花，或春花、或秋花。若张大千早熟，春花也；若黄宾虹晚出，秋花也。故技艺虽十年无成，毋须自卑，当一如既往，孜孜为学，以俟秋发。诚然，花有复开者，春花复又秋发，则其成就益大。若毕加索，一生标新立异，勇猛精进，时出新腔，堪称花中月季，直令吾辈妒煞。

《书法报》第一版有某君撰《韩天衡何其多》一文，称当今印坛多学我者，并有闹得天下“韩流滚滚”之说。我以为某君的用心和意见都是对的。专师我印风者是虔诚的失败者，而被师法的我同样是光彩的失败者。故我自诫之：世人学我时，正是我告别旧我时。

初识吾者，视吾如虎；熟稔吾者，知我为兔。吾自知之，自病之，而不能改之。本性难移，唯求以真为本矣。

攻艺者当有才、有艺、有胆、有肚。才者，天赋也；艺者，绝技也；胆者，魂魄也；肚者，豁达大度也。得此四端，则艺必大成，名必传世。

艺术创作，自运宜独裁，评人宜客观。自运不能独裁，则个性全无，不足以鸣一艺；评人之作品而失之客观，以偏见私阿论天下，于人于艺益少弊多，信无服膺者。

攻艺者素尚“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而贵在“艺不离心”。心高者手口皆高，心俗者手口皆俗。又，练口、练手尤重于练心，历史不乏这样的先例：口生、手生而心熟者，往往导致产生出别致清奇的作品和作家来。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出蓝之青不可忘蓝。学生可以而且应该超过老师，但必须百年如一日地尊敬老师。

有出息者总是设计着更美好的明天，没出息者才喋喋不休地追述和夸耀着自己的昨天，且是那不值得一提的昨天。

在娘胎里育儿，养料终究有限，要长得硕大，还得出来。同样，在艺术作品上要生产出类拔萃的新面，也得从画内求画、书内求书、印内求印的“娘胎”里走出来！

随意，是艺术表现中的上乘境界。去年在衡山之麓，因书法完毕待钤印，奈何印章未备。友人好事，递上刀石令我立就，时以两分钟成之，主人搬来坐凳也已晚矣。诸友称：这种不经意的随意印不是也很有水平？并引伸为艺术不必事事经意，只消随意即好。其实，这随意正是长期刻苦经意的必然产儿。或换言之，可以把成功的随意作品，解释为广义上的经意的必然。

俚语曰：隔行如隔山。非也。社会、自然、人文之千百行当，实乃蜂巢一团，各类各行则是其中的蜂穴点点。智者只屑打通蜂穴之间一纸相隔的薄壁，即可消息相通，手段相借，功

能相补，所谓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者也。习艺者明乎此，于诗、书、画、印之外求诗、书、画、印，往往满多发现、震动、反思、引进，使这一行当的平庸成为那一行当的神奇；那一行当里的俗套成为这一行当的新腔，从而生发出全新的意念和佳作来。

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吾谓，抵达百里者，当知行千里者半九百。

往昔吾海居瓯水，每每窥渔人摇橹，其势绸缪盘屈，而轻舟飞发，曲直如意。由此，渐悟线条直生于曲，曲生于直，曲直互为表里，互为形质，互为使转的妙理。妙理之机关所在，全在一个“摇”字。吾尝以摇橹于水之法摇笔于纸，线条似有异趣。童衍方兄谓吾作字为“摇字”，引为知音。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此句移用于习艺成果之大小论，由于苦学、深思、天赋、客观诸因素，种豆者固然不会得瓜，而种瓜者却往往得豆。

在艺术家的领奖台上，不存在，也不必去赛出第一名。但必须有真正的第一流。

吃了猪肉长猪肉，吃了人参长根须，世人必奇而怪之；而习艺者原封不动地抄袭古人、他人之风格，即使乱真，世人多不以为奇，不以为怪，此实为可深思之奇怪现象。古人云：“师心而不蹈其迹。”学习传统贵在消化、转化。化者，化古为今，

化陈为新，化为古昔未见，今时独具的新面。

学艺之路先得由生而熟，妙在由熟返生。初学者生不能熟，是未入法门的“真生”。就此而言，熟是生的进步。可是，艺有所成者，务必由熟返生。“生”者，若愚、若拙、若忘我、若无法、若无心，是艺术的至高殿堂所在。熟不能返生，是未脱法门之“真熟”，熟必烂，熟必败，其艺其名总难久存。综观千秋艺坛，由生到熟者，百可得其九成；由熟返生者，百中难出一人。故吾尝曰：由生到熟如登山，由熟返生如登天。

“〇”，对于起步者来说，是渺小且容易突破的数字；“〇”，对于陶醉于艺有小成者来说，却是伟大得难以突破的数字。“〇”是一个神奇得平凡的数字。

艺术的传统，是一种粮食，而不是一件衣服，它只能吃而不能穿。吃则长精气神，穿则为“优孟衣冠”矣。

“眼高手低”一语，是实录而非贬词，眼高方能指导手高，合乎规律。“眼”者，非视觉之眼，乃泛指学养、见地。

历劫不磨的传统是往昔之新，今日之新势必成为明日之传统。传统客观存在，出新势之必然。我们当不薄传统思出新。事实告诉我们，传统和出新，将作为一对敌手和诤友，在厮打和拥抱中永久共存。

常闻人曰“破旧立新”。新，唯有“破旧”始能“立”？非。破

旧固然可立新，然而存旧也无碍于立新，鉴旧也无碍于立新。“破”者，窥破、突破之义也，而非浪子之无视祖产，以一味砸破为痛快。

艺术作品越具有区别于往昔的独特个性，也就越显示出它鲜明的时代感；从而，也就益加奠定了它不灭的历史感。

艺术作品妙在有实有虚。实者满也，虚者空也。而须知，实非板实，实中寓虚；虚非空虚，虚中寓实。计虚为实，计实为虚，始出奇趣。初为者重实而轻虚，有成者重实更重虚。境界递进，学者不可不知。

创作，贵在“创”而非贵在“作”。能“作”者不一定能“创”；能“创”者，必有出新的惊世之作。

一为少，万不为多，此就观察论之；万不为多而以一为多，此以概括表现论也。万取一收，以一寓万。宇宙间，大莫过于心，小莫过于心，攻艺者当深察之。

模拟，只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而不是创作的艺术。一辈子模仿别人为能事，乐事是可悲的。吾以如下两语清醒灵台：宁可要不模拟前人的失败，也不要模拟别人的成功。

同出一般豆种，豆芽就根须单一，细杆寸身；豆箕却茁壮茂密，果实累累。结局之迥异，非豆种之此劣彼优，而在于一以水为命，以日为年，薄积却图厚发；而一以根扎沃土，浴光